

后现代的人文思考

金 涛

科普与人文精神这个话题，从理论上讲是一个哲学命题。如果再具体化、通俗化地讲，涉及很多方面，比如科普如何以人为本、体现人文精神、尊重人的价值、与人文结合等等，可以从很多方面去加以阐释。

本文主要想谈一谈后现代的人文思考，或者说是 21 世纪的人文思考。我以为今天论述科普与人文精神这个话题，必须首先弄清楚人文精神的内涵、它在当今有怎样的特殊性、它和几个世纪前的人文主义有什么不同，这是从另一个层面去理解科普和人文精神的前提。

我在 2010 年 3 月 12 日的《科学时报》上发表了一篇文章《利玛窦在北京》，其中提到，16 世纪晚期，利玛窦来到中国正是欧洲文艺复兴和第一次科学革命方兴未艾之际。2010 年是利玛窦逝世 400 周年。由此可知，人文精神从西方提出到现在，至少也有 4 个世纪以上的时间了。

4 个世纪，在人类历史上，并不是一个短暂的时间。最近，阅读了几本美国生态文学的书，这些作品是刚刚引进、翻译出版的。但是美国生态文学的兴起却是 19 世纪最后 20 年的事。当时美国的生态文学（也称自然文学）界出现了两位大师级作家，一位是擅长描写鸟类的约翰·巴勒斯，另一位是以描写西部山区自然风光见长的约翰·缪尔，他又被誉为“美国国家公园之父”。当美国的生态文学蓬勃兴起、影响深入人心之时，也是美国大规模地划定国家公园、建立各种类型自然保护区，并且立法保护生态环境的时期。

如果我们进一步思考，由美国生态文学的

兴起到它的经典作品翻译到中国来，这个时间差是耐人寻味的。我们今天开始重视生态文学、重视生态文明，这些经典作品对我们产生很大的震撼，但是我们从中是否意识到我们在这方面的差距？从当初这些书在美国的出版，到今天引进中国，已经过去 100 多年了，如果再继续追溯，华盛顿·欧文的《旅游大草原》（1835 年）、梭罗的《瓦尔登湖》（1854 年）等经典作品的问世，时间就更早了。

这个不小的时间差，深刻地说明了我们的思想观念的落伍，以及不可忽视的审美差距。这绝不是牵强附会。我并不是说任何一类图书的翻译时间差就能说明什么问题，有的外国图书永远没有被译成中文也很正常。但是对生态文学的漠视恐怕不是偶然的，长期以来，我们对于国家的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，是比较清醒的，但是对于观念上的滞后，以及这种状况所导致的后果，却缺乏清醒的认识。这是很值得关注的一个现实问题。

西方的生态文学对人们精神的震撼，激发了对生态环境的珍惜和发自内心的热爱，也因此促进了用法律和自觉行为保护大自然的各项措施的出台，这两者是互为依存、互相促进的。而在这方面，不论是大众的观念，还是政府的举措，这些年来我们都取得了很大进步，成绩有目共睹，但是比较而言，还是大大滞后。

众所周知，人文精神、人文主义的思想是随着欧洲的文艺复兴和科技革命而兴起的。把科学从神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，科学不再是神学卑微的奴婢；挑战上帝的权威，强调人的价值、人的独立思考；倡导怀疑和批判精神，这

收稿日期：2010-03-20

作者简介：金 涛，高级编辑，科普作家，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，Email: jintao1940111@163.com。

些都促使科学大踏步地前进，是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的思想革命。

人文精神的影响最直观的表现是文学艺术的主题转向活生生的人，反映人性、人体的美，以及讴歌人性的解放和自由的作品，取代了僵死的、刻板的、千篇一律的宗教艺术。米开朗琪罗的《大卫》雕像、波提切利的油画《维纳斯的诞生》和《春》等，这些以艺术手法描绘人体健美的传世之作，把人文精神的内涵表现得淋漓尽致，强调人的价值和追求是最美的、是合理的、是独一无二的。

人文精神曾经是、将来也是进步的思想武器。但是一如世间任何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一样，过分地强调人文主义，以为人的需求是天经地义、毋庸置疑的，并且将人的地位（实际上从来也只是一小部分人的地位）推崇到主宰一切、主宰大自然、主宰宇宙的程度，情况就会发生异化，并走向反面。

比如尼采提出“上帝死了”，根据尼采的哲学思想，于是人取代了上帝的地位、人取代了神的地位，这股思潮最终发展为反动的“超人”学说，成为德国法西斯主义反人类的思想武器。同样，东西方专制社会过分宣扬人的主观意志，强调“唯意志论”，不顾客观条件，违背经济法则和自然规律，强制推行空想的、脱离实际的革命政策，致使经济陷入崩溃边缘，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。在历史与现实中，这类例子是很多的。

我们今天再谈人文精神，因为时代变了。400年以后再重提人文精神，是由于在此期间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情，特别是人类自身为所欲为而犯下许多错误，造成严重后果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清形势、调整思路、重新正确地估量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。

正是由于存在400年的时间差，我认为今天人类面临的现实是后现代的人文思考，或者说是21世纪的人文思考。这是我个人的观点。

第一，今天谈人文精神、谈人的行为，我觉得同时要特别强调敬畏自然、尊重自然规律，再也不能把人的地位抬高到凌驾于大自然之上。“征服大自然”、“向自然进军”，这一类狂妄无知的口号应该杜绝。必须看到，由于人类的愚

蠢行为极大地伤害了大自然，大自然已经开始报复人类，并且已经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了。

我们今天强调人文精神，一定要同时强调敬畏大自然、爱惜大自然，在自然界面前人类不可为所欲为、要尊重自然规律，这是我们思想和一切政策的出发点，因为我们有太多的教训。

与此同时，对科学技术的应用也要采取极为审慎的态度。科学的本质是反对迷信、主张持怀疑和批判的精神。同样，我们对目前科学技术发展水准也要有清醒认识，不能走极端，把科学技术抬高到上帝的地位。迷信科学或者盲从科学，滥用科学技术的成果，同样也是十分危险的。

第二，强调人文关怀，强调人类的需要，同时要考虑全球生物的共存和发展，这在今天特别重要。比如说日本的捕鲸，遭到世界各国的一致谴责。但是日本却振振有辞，说什么日本大和民族有吃鲸肉的习惯。如果站在日本的立场上，似乎他们大肆捕鲸是非常合法的、无可指责的，甚至可以美其名曰是以人为本的。我去过两次南极，对日本在南太平洋的捕鲸我是深恶痛绝的，因为它是一种商业行为。比如爱斯基摩人也捕鲸，但是他们有一个规定，只保证他们生存必需的食物，如果这个部落一年需要一头鲸，他们只捕一头，决不会去卖鲸肉。日本的捕鲸完全是商业行为，这是完全不同的。所以，强调人文关怀，强调人类的需要，同时要考虑地球上全体生物的共存和发展。否则的话，片面强调人的需要是第一位的，地球上很多物种将要灭绝，到头来也将危及人类生存。

第三，强调人类社会的发展，还必须考虑到：在空间上，地球资源的有限性；在时间上，子孙后代的需求。不能仅仅着眼于我们这一代，这也是我们思考人文精神和制定政策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。20世纪80年代前后，面对中国经济长期徘徊在落后状态，提出发展是硬道理，不管环境承受能力，是可以理解的。但是，到了21世纪，盲目地发展就不可取了，必须调整思路，走可持续发展之路，建设生态文明。如果还停留在片面追求GDP的数字上，做表面文章，继续以牺牲环境为代价，将生存环境和人

类安身立命的家园毁于一旦，任何改革都将是失败的。

我举以下一个例子来说明科普和人文精神的关系。

科学普及出版社曾经出过一本《虎》，作者谭邦杰先生是北京动物园著名动物学家，也是珍稀灵长类白头叶猴的发现者。他在这本关于老虎的科普读物中，对老虎的种类、地理分布、形态特征和生活习性作了介绍，对老虎的自然保护也有很深刻的见解。

不过在这本 1979 年出版的小册子里，却有一章是谈怎样猎虎的。作者也一再声明：“本章讲猎虎，并不是提倡猎虎，只是介绍外国狩

猎界的知识和经验。”这些内容出现在 20 世纪的出版物中，也许没有什么，不必大惊小怪；然而在 21 世纪的今天，当老虎作为面临灭绝的濒危物种，如果在关于老虎的科普读物中仍然大谈怎样猎虎、用什么样的武器、向老虎身体何处射击可迅速将其击毙，以及用什么方法活捉老虎……这些内容肯定是不合时宜的。

这种差别的内在原因，似乎不需要再多说什么了。

我们不能仅仅考虑以当代人为本，我们的视野还应该更开阔一些，应该顾及到地球上其他生命，还要考虑到子孙后代的生存。

这就是我理解的后现代的人文思考。